

本報自五十三期起大加革新每星期改
在星期二出版茲為優待讀者起見並不
增加價格總發行所北京法大孤軍社

京報副刊

第四〇六號

一九二六年二月五日

星期五

地址：北京，法大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本處售書時間在每日下午一點半
至六點鐘。）
京內外各大坊書有代售

一九二五年國語界「防禦戰」紀略 黎錦熙

（本刊週年紀念論文之九）

第一章 起因

在中國現代史中，有比辛亥革命（一九一
一）更為艱鉅的一種革命，就是「國語運動」。
辛亥革命之役，將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氣
呵成，似乎是很容易的事。其實，僅僅三千
多年的歷史，就換了二十多個朝代，平均不過
百餘年革一次命；雖則這一次連國體都變更了
，却也不過換一個名號，叫做甚麼「民國」，
實際上仍是主權底移轉，由甲而乙，由乙而
丙，由丙而漢，由漢而而漢，由漢而而漢；
，重演這三千多年歷史上的故套，有甚麼艱
難可說？「國語運動」則不然。因為這種革命
運動，實在在牽涉了幾千年來的文化和社會
生活，要以人力辦到，政府的力量和社會的潮
流必須合拍。所以民國元年（一九一二）蔡元

培先生長於教育時，曾有設音統一會底設立，這
已經是小題小做，然而社會潮流不相應，終於
辦不通。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張一庵先生長
教育時，又想把該會議決的注音字母設法推行
，那時政府社會兩方面底復古空氣都很濃厚，
除私人提倡外，更沒有法子可以辦到。大凡一
種偏於歷史文化與社會生活的改革事業，要不
是社會自身受了驚心動魄的刺激，或者急切的
需要，單靠政府底力量，雖起秦皇於地下，迎
列寧於城外，雷厲風行，也不見得能辦得通。
直到民國七八年間（一九一八——一九一九）
，歐戰結局，全世界發生一種新潮流，激發着
中國底社會，於是這「國語運動」才算水到渠
成，政府和社會互助而合作，三五年工夫，居
然辦到尋常三十五年所辦不到的成績。

牧羊人有手第...
遺書（助勝）P村的選舉（雲漢）...
（通信）則（一）（兆麟）（二）答流俄先生
（助勝）

但是「國語運動」底前途和負担，還是
鉅得很，國語界底將士們還是時刻刻在戰
上站着。因為（一）這種革命如果成功，舊文
化多少要受一點兒影響（其實於舊文化很有
處），一般守舊家以及劣伍的維新家同受其
方文化怕要因此而根本動搖；（二）尤其是地
向來「十人階級」所視斷以為利的，所謂「
排」一「甲田」以及「鐵飯碗」之類，弄成一個
「有飯大家吃」，人人可以操觚，使他們靠此
為生的就老大大不願意。前者屬於文化問題，免
不了意氣底爭持；後者屬於生活問題，更免不
了利害底衝突。所以最近三四年間（一九二三
以後），常聽見有些老朋友們發這樣的議論，
「既不能文章，何配談政治？」「不讀古文，
不可以為人！不作古文，不可以為子！」這實
在太不合「邏輯」了！於是章士釗先生乘時
起。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四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 一 一九二五年國語界「防禦戰」紀略 黎錦熙
 - 二 羅丹的生平——苦戰（四） 韓放
 - 三 華化中學的成績展覽會 劉炳炎
 - 四 如小兒與下流 東哲
 - 五 穿西服 顧千里
-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選（五） 記者

章士鈞先生，吾等名士也。少讀其一初等國文典（後改名中等國文典），即私取其人；「國語之精知文法，實章先生啓之也」。民國以還，又讀其獨立週報，前甲寅中諸作，益佩之。民國七年，在故友楊復中先生處始一晤面。未交談。越數年，遇諸上海某酒樓，聆其言論，則大駭。自此我便覺得他論事的頭腦未免過於機械武斷了，便斷定他是國語界的敵人，毫無折衷調劑的餘地，除非他自己改良那種「運轉」的方式——因為上段所述那些不合「運轉」的充塞論調，不幸章先生竟願意做他們的代表！

第二章 布防

反國語的勢力，三四年來既在社會方面潛滋暗長，政府方面雖作了中流砥柱，也僅能辦到一個不失故物。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臨時執政府成立，代表那一「反國語的勢力」的章先生也到京就任司法。那時新任教育總長王九齡先生遠在滬外，頗聞有章先生兼職的呼聲，這便一來。國語在政府方面的中流砥柱也怕靠不住了。我記得曾有一個短簡寄給他，說是「好同惡異，「政本」所戒」（因為他的前甲寅中「政本」篇說：本何在？在有容。何謂有容？在不好同惡異），意思就是勸他「當官而行」的時候，不要摧殘國語。其實，章先生

生所痛心疾首的國語，乃是指「斥桐城為惡種，罵選學為妖孽，而自命為文學正宗」的白話文，此外如注音字母之類，乃等諸「自衛以下」。不過這些東西雖來源不同，但事實上都是有連帶關係的，不能不大家起來定一個聯合作戰的計畫。我於是乎佈了三道防線：

第一道防線——白話文。擔任的軍隊是急先鋒的新文學家，不會落伍的教習界，受了訓練的青年們。總司令，胡適之。（胡先生擔任這道總司令，並不是我派的，也不是大家推舉的，尤不是他自己要幹的，乃是敵軍只認他為總司令。）

第二道防線——國語教科書（包括一切國語的出版物）。擔任的軍隊是上海方面出版界許多的健兒，供應軍需的大小資本家。總司令，理應從張元濟，陸費達，汪原放，沈知方，各首領中選出；但出版界向來很複雜，其中且不免有對於國語「倒戈」的；只求他們能「人自為戰」，自然成一道聯合防線，用不着設總司令。（但這幾個月全國教育各界發起的「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因為交通上，宣傳上種種便利，也就委託了出版界的人出來組織總司令部，這個臨時總司令便是陸衣言。陸先生雖是吳縣人，却和隋朝作切韻的「陸法言」

似乎是同宗。）

第三道防線——教育法令。擔任的軍隊都上前線去了，只剩下幾連衛隊，無戰鬥力。大本營就設在教育界。這道的總司令是早已規定的，張一燾。（行營在蘇州，故張先生常駐蘇州。照規定應由副司令吳稚暉代拆代行，但吳先生究竟有古名將之風，自任攻打前敵，不願意管大本營的事。）

第三章 綏兵

三道防線既佈好，大家秣馬厲兵，靜待敵軍下總攻擊令。不料章先生底戰略倒很不錯！他一方面擺下了「虎陣」(Tiger Trap)，攻擊第一道防線，一方面不辭勞瘁，居然於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用全力來兼任「我們總長」，這算是直搗中軍，襲入第三道防線以內的大本營。大本營剩下的既只有幾連衛隊，惟有聽候改編，或者一律槍斃。其實，大本營破滅了也沒有重要關係，也許倒可以「怒我而息寇」，叫前兩道防線的精兵良將一律向後轉而合圍。我仔細一想：何必如此？因為（一）第二道防線是不大靠得住的；假使大本營破滅了，倒戈者必蜂起。（二）我很能諒解「我們總長」，他是並沒有「羣庭掃穴」的決心的；他實在只注意我們第一道防線。於是大本營之中，

學界的三魂
章士鈞先生

魯迅新女性二月號
劉復，慈澤孝的原因
大閑，姑非女人美德論

章錫次山

每冊一角
五分全年
山十二冊
一元五角
猛進

時事短評
一，何不速驅走段琪瑞呢？

（一月二十九日出版）

李士伯

北京國家主義團體聯合會反對日俄出兵宣言
(特載)
發行地址：北京銀廟十九號

論
期分，半年八角五分，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一元六角三分，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加郵費，郵票不能代價。
總發行處：北京東城沙灘新開路五號，
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售書時間：每天下午一點半至六點。鐘

便我幾十戈而折衝解組，在四月十七那一天，雙方談判，大體妥協，妥協的條件，詳載國語週刊第十三期，節錄如左：

國語底宗旨，一面是謀全國語言底統一，非教育底普及，非教育底容許作淺易的白話文，並將注音字母補助他們識字不可。總而言之，這都是小學教育和通俗教育的事，只以小孩子和平民為範圍。

這並不是欺人的話，教育部底程度和能力也只得辦到這裏。過此以往，全靠我們在社會方面的努力。不過國語界的同志們，也約略有左派右派之分；左派的人自然不滿意於這個妥協，說我不應該為保全這個無關輕重的大本營之故，「作此『城下之盟』」，「城下之盟，有以國體，不能從也！」惟有疑古先生很能諒解，說「這番話是代衙門立言的」。「代衙門立言」者，「殺兵」之謂也。

自此以後，第三道防線無形撤防，大本營居然保留，只不使照常發號施令罷了。前兩道防線却都變成「人自為戰」之局，同時開火，十分激烈。

第四章 殃及

在這個當兒，我有一件「痛心」的事和一件「笑話」的事。痛心的事，就是那時候有一

個國立某校正發生風潮，雪片似的印刷品飛來：我却是和該校很有關係的一個人，而各方面對於這個問題都沒有成見，要解決很容易，只在「一點」。關於這一點，我曾和一位同事幹了「三譯於其君而不應，則去」的勾當。後來「去」不了，只得從主管的教育官廳方面，協商解決這一點的妥善方法——兩面顧全的，官僚式的方法，到暑假時，已有八成的把握。這有兩成是要等我自己去「利見大人」的；我一想，這可不行，這簡直不合「戰時國際公法」！豈有因主義而劇戰的敵人，彼此還能在兩軍陣前，協商調處第三國底內爭，而不影響到自己戰局上的嗎？大凡一個人和一個人作主義上的奮鬥，就要乾乾淨淨地硬打到一個勝負分明，絕對不可牽及別的問題，以致彼此發生別的利益關係，無形之中，就不免犧牲幾分主義來作交換品；弄到末了，公訴私交，兩有妨害。因此，關於解決這一點而要向「我們總長」（那時因五七風潮，他已提出辭呈，並沒有正式復職）請示的事情，我只好由他人去辦，幾次接洽的結果，只得到「考慮」兩字。那時已是七月初旬，我正忙着要上開封去觀察防務，便對他們說：「要考慮就考慮罷。我可沒有工夫再等了。我走了！」於是乎打道汴梁。

東三省去查勘陣地，經過北京，還暗暗地去打聽了一下子，知道箭已在弦上了，我也無能為力了。那時我已經有點頭痛發熱，但不敢逗留，趕快轉車，帶病出關。在火車上想着細想：真不知鬧到一個甚麼結果！只是對於和我接洽已妥的那幾個同學和同事，終覺有點兒疚心！諒也不過為某專之續，解散了，暑假後再謀恢復罷。却不料後來竟演出那種悲劇，使教育界因此受了一種可怖的傷痕！到現在，傷痕更成了潰瘍，不知收拾的期要到何年何月！也就和我身上的病一樣：那時也決料不到就是一種可怕的猩紅熱。——這是被我的作戰計畫所「殃及」的一件痛心的事。

自此就住在瀋陽的「野戰病院」。因為這是受了一「赤化」的傳染，簡直監禁了兩個月，差點兒處死刑，步郭松齡先生的一前一塵。冰枕頭睡了四個星期，這就算是一件「疾首」的事。

第五章 火攻

且不管痛心和疾首，河南奉天兩處底陣地都還安全。本來每年到暑假時，我照例要揀着各省區中應該注意的地方去考察一趟。本年聽說河南最開明，奉天最蠻橫，所以特到這兩處。一看之後，知道那時的河南雖說是亞於北京和廣州的一個民黨薈萃之地，一切言論都自由

社會革命的時機(沫若) 自教(文子)
 (一) 紅流(曹秀峯) 評田漢君的莎
 (二) 燕(曹秀峯) 國家資本主義(民治)
 (三) 燕(曹秀峯) 送朋友之贈(東(梓
 人的光(注轉之)

二月一日出版

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週刊

第十二期目錄

論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詩經所錄全為樂歌(下)

魏建功

燕風旬

蘇東坡生日紀念專號目錄

(二月一日出版)

紀念蘇東坡(弁言)

直隸電報(感)

王宗培

；除豫西戰事未了外，各縣派來研習國語的男女教員計有五六百人；可是也不見得有甚麼特別開明的地方。奉天當局禁止國語，不許傳習注音字母，實在也沒有禁止得了，大家給他一個陽奉陰違，有幾個學校還提議沒有注音字母的小學讀本不可用，那麼，也不見得有甚麼特別積極的地方。這就可見社會方面底勢力，已成器的，終難壓抑；火候未到，不能突飛。總之，在這防熱戰期中，北方各省却是平平穩穩的。

九月回京，再打聽南方各省的消息。那時第二道防線所主持的「國語運動大會」正在着手籌備，打算於一九二六年一月間全國一致地作一番嚴重的表示。在這籌備期中，有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便是蘇浙皖三省聯合「焚書」。

蘇浙皖三省各師範小學，本年在無錫開聯合大會；十二月三日，是開會的第一天，特在無錫第三師範操場舉行焚燬初級小學國語教科書的儀式。他們事後發出宣言書一通，大意是：

我們這一次因為反對初級小學國語教科書，曾經收集起來，鄭重焚燬，以表示我們底決心。為什麼這樣地深惡痛絕？理由有四：(一)因為要便利幼年兒童底學習工具。

人人知道國語是更慘的事，更要知道洗腦筋。在和硬把幼年小孩綁足是一樣地不人道。

(二)因為要貫徹義務教育底宗旨。與學以來社會上都罵小學生文理不通，實在因為文言文太繁難，僅受四年義務教育，除了天才兒以外，是一定教不通的。

(三)因為要養成圓滿生活底基礎。兒童入學決不是僅僅為了讀書寫字；應該力求學習容易，省下工夫來，使他們另受些有益的教養，種種都有些基礎，多方面地發達，以完成他們健全的人格。

(四)尊重教育法令。國家對小學校教學國語既十分提倡，我們尊重國家法令，小學校就不應當再教文言。

南方各省，因為國語文不如北方之為本地風光，所以有些學生底家庭極端主張仍讀文言，因之出所界投機的小學國語教科書在兩三年內出得很多不少。這一次三省聯合焚燬的舉動，實可稱戰期中一種最猛烈的火攻。

第六章 肉薄

南方正圍「焚書」，北方却在那兒準備「坑人」。坑人者，北京話，把人葬送之意。這就是說「讀經問題」。初小如果讀經，便真把兒童們坑了。本來兒童們早就被坑了兩千年，

好容易拯救出來，剛剛轉一口氣，忽然又要坑下去，豈非天下最可慘痛之事！

若是讀經問題和國語運動無關，縱然是「坑人」的虐政，也就不必在這篇文章內敘述，須知「初小第四年起，讀不經(？)」這條課程一公布，就給國語教育一個很危險的致命傷。假使「我們總長」把讀經列在「唱歌」課程中，我們也沒有話說，因為唱歌是可以只管聲音不問意義的。但讀經是一定要讀而兼「講」的，必須講明章句，使他們「略聞略教之要義」，方足以定其心性，正其本源(清光緒二十九年張百熙，奏廢，張之洞奏定學堂章程中語)。

這麼一來，還不趕快取消白話，多讀文言文，把國文科來作讀經科的預備嗎？不過這意思，我們是「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彷彿這又是章先生破壞國語的一枝奇兵(其實章先生並沒有這種深心，他是老老實實的主張)。

當國語大本營被毀而作「城下之盟」以為「緩兵」之計的時候，我也料到敵人對睡於臥榻之旁，時時刻刻伏有危機——因為那時已有修訂課程的醞釀。果然，到了此時，又成短兵相接之局。

十月三十日午後四時，部務會議，決定讀經，我力爭而不勝——這是「仰攻」，決不能制勝的，因為部務會議乃是總長底諮詢機關，

經，我力爭而不勝——這是「仰攻」，決不能制勝的，因為部務會議乃是總長底諮詢機關，

向不作與有其麼辯論，更不能取決多數。以後又會議幾次，我也再不願列席「臨陣」了。退入戰壕，想不出好的戰略來。「休兵」罷，等於投降，大本營從此便永失威信。「突圍」罷，同事們中已有因別種問題幹過這一手的，近於幹。好！這是「肉薄」！十一月四日，恭悉敬地遞上一封堅決反對的呈文（詞詳國語週刊第二十一期，不贅述）。

滿地風雨，鬧了幾天，敵方也不見動靜，就問個個手腳沒下去了。由得之局未終，忽逢十一月二十八日「市民大暴動」之變，我們底第三軍防線內，當時即也不見敵軍蹤影。

但國語界並不引此爲幸事，因爲這不過是受了政變底影響。並且這種戰爭在社會方面還是繼續不斷的，永無鳴金收軍之時，却到了反守爲攻之日。

本報暫止於此。國語運動大會開幕後，當然很有些可紀的事，但事在一九二六年，且聽下回分解。

（附白）答應了伏園先生作一篇副刊週年紀念的文章已經兩個月了。今天是國語運動大會開幕之日，謹將這一週年國語界幾件榮幸大事敘作六章奉獻。既有「且聽下回分解」字樣，則到副刊兩週紀念時的繼續敘述是可以預約的。

一月一日，一九二六。

羅丹的生平——苦戰 (續)

韓放

「地獄的門」是取材於大詩人但丁的神曲，羅丹所以願意爲此，一則他熱愛但丁，覺與自己的思想非常契合；二則他想復「模印死屍」的運屨之仇。當他得了命令時，他對政府中人說明他所以作此門的緣故，他說：既有許多人說我的「銅器時代」是模印死屍的，因這像大小與生人相等，雖經證明，猶有疑竇；我今作的「地獄的門」，上面安放二百多個人形，通是比生人小的，而且這二百餘人的面目，姿態，無一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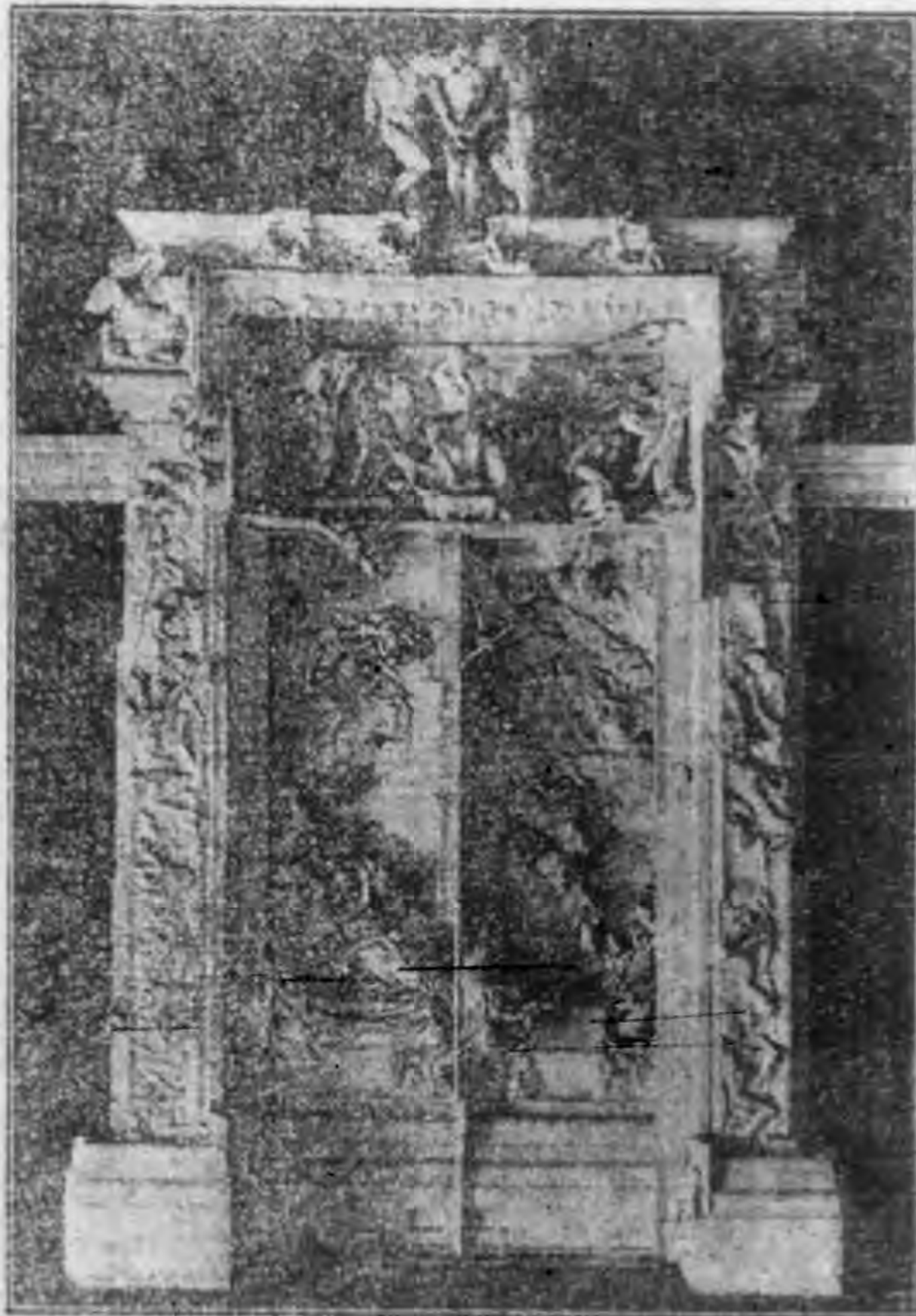
1. 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
2. 學門
3. 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4. 後門內景山書社
5. 淡花園大北出版部售書課

三十期

東坡生日紀念 (詩)
東坡的妹子 (餘談)

通信處儲庫營五號：

同者，以證明他們從前的判斷，完全是謬妄（述大意）。當時政府中人聽了他的如此胆大的計畫，以爲他瘋了，現出遲疑不決的態度，羅丹許多的解釋，雖仍不信他能爲，但亦任他去做。從此，他在政府的「儲大理石處」得了一個工作場，做他的「地獄的門」。這個門，他畫了無數的圖畫，塑成許多的模型，改而又改，盤據他的腦中者二十餘年，但他終不滿意



地獄的門

所以這是一個成功又失敗的作品。且政府因經濟關係，亦不向他要這門，遂使他不加功，不將門飾為銅，仍是磁泥的原型。（未完）

羣化中學的成績展覽會

劉炳藜

昨日下午四時不過，原來想到北海去看溜冰的，因為邀不到伴不願一個人去——原來邀S君同去的，可是他竟就懶了。——所以一個人在西河沿河步（雖然西河沿的水有時臭得不堪嗅，幸而昨天還好）。閒步了一回之後路過羣化中學門首，五色的國旗迎風招展，牆壁上貼着些寫了大字的紙張，一看，原來是他們昨日開成績展覽會，於是信步踱到裡面去參觀了。兩條懸真深重，費了許多力才走到羣化的大門裏（因為羣化的屋基要比前面的街高幾尺）。走進去先看的是第一成績室，陳列的都是些手工圖畫之類的東西，如畫的各種各樣的花草，貓兒，兔兒，以及白布做的枕頭之類。招待的是十三四歲至十六七歲的幾位女學生（當然是羣化的女學生）。在內面參觀的好有些男女客人，有兩位是我認識的，故彼此看見後互相點了頭。我略略地看了一過，因為一則我腦筋疲倦，二則招待員與另幾位參觀人互相談話有聲，三則耳的緣故，故未能看出底細。趁他們正在

談話而未留神於我的觀察之際，我便一溜煙跑出門了；出門後還聽到一位招待員說：「又跑了一個，未下批評。」我才知道，原來看了之後是必得隨時在擺列的簿子上下批評的。

第二成績室陳設的是文卷之類的東西，如筆記本，作文本，演算本，英文練習本之類。這個成績室招待的是十三四歲至十五六歲的男孩。這個成績室靜寂得多，我過細地看了一看。有位我的同學在該校當教員的陪一位客人（？）在看，他順便向我道出一句話：「只有五個月的成績。」（因為羣化開辦至今還只有五個月，我知道，是不是？）我初時還未聽到，因為我的腦筋還是不安，於是他又重複地說了一句，我聽清楚了。「只有五個月的成績，到這不錯，」這個觀念在我腦袋裡盤旋了，在我聽清了他那句話並參觀了一部份該室的成績之後。「只有五個月的成績，倒還不錯，」這已成為我的參觀後的定計了，到現在我還是這麼想着，雖然現在還另加一點意思。出門時有一位很活潑的，肥胖的男孩笑容可掬地向我說：「請下批評。」我心中默語道：「必得下批評罷，」這句話雖然未說出來，可是我以為向我說話的那位學生已經懂得了。於是我返轉來走到放批評簿子的位置上，心裏想了想，掉了一句文下個批評道：「是亦不可多得也！」這句

文怎麼逼出來的我不知道；我現在覺得這句文頗能道出我所要說的一半意思。看完了第二成績室復在院子裏看了看之後便慢步歸校。歸來腦筋還有些不安靜，於是躺下睡覺了。然而羣化中學的印象還是在我的腦中；到今天，還是在我的腦中。

今天早餐時與S君隨意間談起我昨天參觀羣化中學之事，現在將我所談的大意寫下，並附上我的希望，——希望於羣化中學者。（當然我這樣部份的粗略的觀察是不會觀察什麼東西出來的，所以我還希望改日去過細看看。）我記得羣化中學在舊式——並不是舊制——中學中是一個很有成績的學校（雖然牠只有五個月的歷史，便能够拿成績出來給人家看，而且成績都還大體可觀）。我說牠是舊式者，因為我參觀他的成績並未見出有新的花樣或法門，那些成績都如普通學校所陳設出來的一般，我四年前在中小學服務的時候也曾這樣擺設給人家看過，人家也曾賜過很漂亮的批評。但是，甚不滿意。當然我這個意思有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因為我知道羣化中學是個私立的學校，是一個新立的，只有五個月的歷史的學校；我以為現在的學校——尤其中學校——惟私立學校才可以放肆發展，惟新立的歷史不長的學校才可以免去一切舊學校所有的積弊。

時評
一張馬賊與日俄衝突
二部軍人像
國家主義與文學復興

（師卜）
余上元

時事短評
黃人還有生存的餘地麼？
（松）（文）
現第開頭笑與打巴掌
三我們的信（小說）

李仲樸
高一涵
西元譯
莫元譯

出了象牙之塔
這是對川白村說論文學，藝術，思想，批評社會文明的論文集。著者說：「我是也以斯

胡同北新書局報資每份銅圓四枚外埠洋二分預
定全年一元半年五角連郵費

給民國的青年友人
美拉尼西亞的婚姻
詢

與謝野子
季志仁
趙景深

女傳處
北新書局
景山書社

小詩(七首)
來件
「讀了窮漢的窮話」閒話

蔣光赤

谷鳳山

而這個學校中教職員，我知道，都是具有深遠的教育理想的（自誇得很，有許多教職員是我的同學），且對舊式學校都不甚滿意的。因為不滿意於舊式學校，而自己又具有深厚的教育理想，才創立出這個新學校，這個新式的中學校。所以這個學校是理想的，是試驗的。但是試驗的成績之中我還不能看出牠是走的這條途徑，更看不出牠已在這個方向之中走了五個月：這在我要算是不幸得很。我有牠的成績都是舊式學校中應有的，而新式學校的成績在我是未看見（固然這未聽說哪裏有新式學校有標準的成績給人家看，或者到現在在中國還未有新式學校出現亦未可知），所以我看後的滿足的程度不甚高，因為我原先就以爲羣化是個新式的試驗的中學校。——牠的原來意思也是如此。因此，我在看了「不可多得」的有成績的羣化中學成績之後，要向該校教職員建一書，便是：希望先生們將羣化趕緊走入新的軌道，作一個真正的試驗的中學校！

我現在有這樣一個意見：現在社會上一切的舊式學校都可以停止；現在辦學校不要辦到舊的圈套裏去；現在的學校有可以革新的機會就宜趁早革新。羣化本來是一個新式的學校（理由如上），所以我對牠格外抱着希望。這個希望也許不過分罷。羣化的辦學人，尤其我的同學，看見我這個意見，也許要說：「我們本來是走的這條新式的路，你何必還來叨叨，……」。如果是這樣，那末，我雖挨罵亦且高興，那末我更希望他們在這條路上努力加鞭。到明年今日，我如果尚在北京，我定然再來參觀羣化的成績。一九二六，一，三十一日。

如小兒與下流

東 苦

前在報上看見許世英後孫傳芳的電報，未署「如小兒」，心裡希奇，不知道這三個字在英文裏是應該怎麼譯的。後來又見「語絲」六十三期，見著陳西瑩在倫敦介紹劉半農的話，這纔恍然大悟，原來「如小兒」可以類推譯爲 Something like a little elder brother，這倒是很有「飄飄」的，——但是，倒過來說，劉博士却也應當稱作「如教授」了。哈哈！（危險！防人家也疑心我這里有「陰險的暗示」，雖然我只用了兩個哈字。）

上面已經把如小兒說過，現在要講「下流」了。考下流一語，最近見於嚴副的一束信中，係批評「語絲」之「反賭眼文學史家號」者。案該號的文章向以「水平線底下」自豪，譯爲古雅語即爲「下流」，所以下那個批語的文章史家倒是沒有瞎了眼的。奈何甘人先生乃賢者一失，忽然而看不懂，不知劉博士的那篇屁

文（大注意！這是引用他自己的成語，不是我捏造而傳佈的，）的意思，這豈不令人懷疑他的尊眼有點毛病乎？劉先生的文章的意思無非是說中國沒有眼，迭，法郎，左這四個，不，或者是四位一體的代表；干脆就是這麼一句話。倘若這句話有點下流，那麼在「語絲」上豈不倒很調和？甘人先生若只以此篇爲下流，則是以爲此外尚非下流也，是說也，既不合於時髦批評家之主張，即素以水平線下自安之語絲社夥計恐亦決不承認者也。

穿西服

伏園先生：

美國耶魯大學學士，柏烈斯頓大學碩士，我們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總幹事梁陽初先生，昨天在我們倆談話中有一段我覺得是很要緊的話。他說：

「你（指我）剛從大學畢業可以不必穿西服的，我對於穿西服的中國青年，很是不解，不曉得他們是什麼意思。至於我呢，我正想把早年在外國所穿的衣服穿破了，以後就做中國棉布長袍穿了。你， Because you are a Chinaman, 而又是中國的國民，所以我纔這樣對你說。……」

我當時就是這樣說：「那自然，我是很願

法權問題專號

(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莽

二月十日出版

冰森原

海納像

弟兄(小說)

魯楊丙辰

無題 苦淚樹(獨幕劇) 冬宵殘句

沉鐘週刊第十期目錄

流楊沙

四〇

這做你教訓的。或者「中國」年「應該不...
 我因...了石色的眼鏡，看見新中國之柱石只

伏爾答：我以為這是一個人好尚的問題，不...
 伏爾答：我以為這是一個人好尚的問題，不...
 伏爾答：我以為這是一個人好尚的問題，不...

他們為什麼這樣選(五)

黎錦熙

第五六四票

新中國之柱石十人：...
 趙元任，疑古玄同，林語堂，汪怡，劉

不能有一根，就是「漢字改革家」...
 不能有一根，就是「漢字改革家」...
 不能有一根，就是「漢字改革家」...

第五八八票

新中國之柱石十人：

一，張作霖，二，吳佩孚，三，張宗昌，四，李景林，五，陳炳芳，六，孫傳芳，七，梁士詒，八，章士釗，九，張東蓀，十，張璠。

第五六八票

新中國之柱石十人：...
 一，一足跡遍六洲，身歷三十六國

朱岳峙

有為(復辟黨)，二，大醉疾呼「科學破產」的梁啟超(研...
 三，主張「男女授受不親」的范源廉(研...
 四，自稱「韓退之以行其志」的章士釗(研...
 五，江湖老手密親官統的江亢虎(新社會...
 六，條陳段祺瑞與日本訂密約的張白情(新中國黨)，
 七，想到文廟內去吃冷牛肉的曾琦(會琦...
 八，英文比迭更詞源好的陳源(開明家)，
 九，以「古文觀止」為治世大法的長勝將軍吳佩孚(直系)，
 十，效法袁項城的張作霖(奉系)，
 十一，以女學生為「替教務長解禪帶」的查良劍(研究系)。

附註。伏爾答：現在所謂「替教務長解禪帶」的查良劍，是一客觀的現象，而先生所徵求的，是主觀的現象。...